

## 朔州诗词学会金秋怀仁行吟（上）

### 词三首

#### ●师红儒

#### 清平乐·过鲁沟村游乐园

   风清气杳，杨柳村墟道。池榭影摇曳镜小，共我开颜一笑。

   窥园意续诗骚，忘机身过浮桥。谁唱蒹葭声起，心头竟泛秋潮。

#### 念奴娇·参观金水土果业

   播青笼翠，辟果蔬百亩，林邱清逸。野日秋光飞鸟逐，绿树村边阡陌。龙首山横，桑干水去，寒暑分今昔。主人何在，嫣然幽菊偷折。

   一契吟赏云中，葡萄新熟，垂紫凝霜白。但送流年风更雨，醉了篱边鸥客。草色离离，游心如蝶，相望还相惜。我生疏懒，垄畴看饱天碧。

#### 念奴娇·登清凉山

   秋光悦我，更风生天北。千尺峰峙。草树悬崖飞磴上，隐约重檐云际。注仰浮屠，文殊归否，万壑清凉起。幽思绵逸，荡胸凭揽苍翠。   自古紫塞高寒，霜侵雪潦，崛起新城异。忆昔金沙吞铁甲，多少边声沾泪。依旧西风，朔门雄阔，换了沧桑矣。多情鸿雁，影留如带山臂。

### 诗三首

#### ●王建国

#### 赠王秉权先生

   塞上秋风满大巴，诗情散入秉权家。葡萄美酒诱人醉，一路馨香落日斜。

#### 龙园一号葡萄

   世上葡萄何处好，龙园一号最香甜。

#### 打卡鲁沟网红桥

   一夫摇摆万夫惊，桥上纷披笑闹声。朔州打卡鲁沟去，不度轮回度激情。

### 秋游三首

#### ●宋建国

#### 致秉权诗友

   日育青苗夜读书，一双巧手筑香庐。满园秋色舒眉笑，齐赞果王名不虚。

#### 品龙园葡萄

   旷野金风逐大巴，欢歌一路进农家。龙园品得情如蜜，两袖藏回串串花。

#### 登清凉寺

   清凉寺顶新奇赏，石径萝藤隐佛龛。供酒佳饈香火旺，俗家弟子向禅迷。

### 龙园采风（外一）

#### ●辛万华

   昨上怀仁市，随团练采风。云中寻亮点，陇亩识英雄。

   眼热葡萄旺，心忧辣椒红。秉权金水土，硕果铸兴隆。

#### 登清凉山

   望塔心生少壮狂，缘来险处岂彷徨。清凉山寺钟声远，锦绣云州画卷长。返璞归真情切切，参禅悟道路茫茫。霜天秀色浓如海，我自登峰放眼量。

### 怀仁游有感

#### ●刘萍萍

#### 龙园一号葡萄

   一样山来别样亲，葡萄缘结最情真。未曾入口心甜润，好几个秉权豪爽人。

#### 登清凉山

   清凉寺顶听钟鸣，峰翠入云风亦轻。身在此山机已息，层层石级记心平。

### 随游有感

#### ●吕剑锋

#### 题龙园葡萄

   紫波百亩日光生，缠绕枝枝向天争。串串珍珠甜入骨，垂涎万里不须评。

#### 新农村鲁沟

   蓝天碧水白云奔，绿野清风气醉魂。消暑纳凉何地奇，频收炎热鲁沟村。

#### 游清凉山

   文殊度曲山峦识，多少传奇醉忆人。神水钵中餐不尽，尘心月下美成真。红藤浸泡一坡育，落日收回千万钧。拉石金牛开悟道，华严砖塔乐宜春。

   杨树林边一位姑娘的眺望。

   雪落北国。落在窑洞上、土路上，这时的村庄就如一副安然的石版画，一动不动，安静的让人会突然心疼。只有村东头率先升起的一缕炊烟让好似睡着的村子醒过来，接着狗叫了，接着雪地上会留下轻轻的猫的爪印，接着有人干咳着出门了，接着石版画开始立体化了，接着大雪又下了一天一夜。

   我至今都不知道那么多大雪都是怎么融化掉的？因为我以为那些大雪足够封闭住整个世界了。我以为大雪可以断绝一切的联系，甚至连春天也找不到这里来的途径了。我们好像暗无天日地在雪天里等待着，等待着看不见的机会。

   忽然三两滴鸟鸣就从树枝上落下来，忽然静止的一切好似集体行动起来。后来离开村子多年我才明白，村庄的耐心和潜力是惊人的，村庄的生命力就如那些野草一样，枯荣有时，生命无期。

   走千里走万里，总是走不出村子的叹息。在繁华的都市，我也总能听到一头牛“哞”的叫声；能听到一只母鸡下蛋后神气的鸣叫；能听到日夜不停的那些聒噪的蝉鸣。天南海北的穿梭之间，面对满桌的佳肴，举起的刀叉总在空中顿住，那股悠悠飘过来的苦菜香味呵，不由自主中又让我泪盈眼眶。

   现在才不断感慨，是村庄确立了我一生的信仰，是村庄教会我一生的知识，是村庄给了我的名字和道路，是村庄的诗意让我学会了歌唱。我是村庄飘落外面的一枚树叶，终究是要回到村子里去的。

   回到村子里，就像回到了自己的身体里。

## 副刊

# 绝版的乡愁

#### ●王文海

   枝上乌鸦的啼叫像一个隐忍的笑话。

   青草之上，黄土之下，月色之中。石头里开出的花叫死心，骨头里开出的花叫心死。我的亲人，不知化作了哪知蝴蝶或蜜蜂，使得这个春天依旧无法辨认真伪；低于心头的苍茫和高于山头的沧桑，让一只燕子徘徊良久，无法落下。

   又想起一沟一沟拥挤过来的山丹丹花了，朴素的山谷顿时娇艳的手足无措，像涂满了红脸蛋的姑娘，偷偷地笑，偷偷悄悄地用外眼角瞄人。怕人看出来她的惊喜，又怕人看不出她的变化，她局促、紧张、兴奋而忐忑，粗重的喘息让不规律的心跳成为春日的错别字，并且无法涂改。

   我其实更愿意相信沟沟坳坳里藏着的真理。如一棵草或者一块石头的长久坚守，被一束阳光温暖起来的鸟巢，爬满了老年斑的柳树皮的微笑，抑或一只蚂蚁在寻找乐园的路上幸福地陶醉。泥土和草丛能教给我的，远远要比无数的教材内容更生动、更实在、更易贯通彼此的心灵。让无为成为一种境界，让无上成为一种高山仰止的风景。

   永远不会再有年少的时光能齐眉我内心的茂盛。让炊烟软软地飘着，让暮色缓缓地罩着，让肠胃小声地歌唱着洞内的灯火，让我攥着绳子背着一捆青草那腾出手慢慢擦去汗珠，让在村子西口的狗吠声掀起莫名的悸动。这是一天的尾声，担水的人晃着身子从雾色中走出，那些黑瞬间就缝补了他们撕开的裂缝，然后一切又归于平静，一切像从未发生。

   想起我的姥姥时，散开的雾气又重新聚集。有时模糊反而让一切都变得亲近而真实。说穿了我对乡村的依恋，都被拴牢在姥姥永远忙碌的背影上。这个背影自己放大又缩小，她的气息布满了整个村庄的每个角落。我的记忆被拴在一只鸡满院子“咯咯”乱叫的兴奋里；被拴在那只猫良久窥视锅里食物的沉静里；被拴在一大缸的水满了又空了的重复里；被拴在躺在草垛上用一个下午追逐一匹白云的坚定里；被拴在田野里找寻鸟鸣的欢畅里，被拴在村西的一棵小路上永世走不出的归途里。

   童年里滞留的山村的印象对一生有多大的支配作用呢？刚开始的时候我没有发现，等我发现的时候已经完全是她的模样了。我就是土炕上那把变秃的扫



丁明 作

### 朔县年俗杂忆(五十七)

## 元宵的旺火

#### ●陈永胜

#### 一

   到如今，朔州人不把元宵节看成是一个单独的节日，而是当成春节的重要部分，过不了元宵节，就不能说是过完了年。

   1989年前，朔县的楼房还很少见，城里人清一色住的是平房四合院，或一户独居，或多户杂居。每当大年三十，家家户户都要在自家的门前垒一个或大或小的旺火。因此，那时的朔县成年男人中，不会垒旺火的人并不多，不少十几岁的娃娃就学会了垒旺火，我就是在十几岁学会的，并不难，也没有什么神秘的。

   过年为何要垒旺火？资料上有很多的传说，但精神实质基本上是一致的：是为了驱邪纳福。我小时候不知道啥是驱邪纳福，总喜欢问母亲过年为啥垒旺火？”去！就你好刨老根，过年就得垒旺火哩。”母亲如果手头有营生，便不客气地这样说。如果碰上母亲不忙，则会笑吟吟地蹲下身子把我的双手捂在她的脸上说：“过大年垒旺火，能把咱家的穷根烧跑，明年你就想吃多少馍馍也不愁哩。”可见，垒旺火并不是迷信，它是人们对美好生活的一种期盼。

   那么，朔县的元宵节为何也要垒旺火？很自然，和过年一样，也是人们对美好生活的一种期盼，可以说这是一种精神上的享受。同时，沿街垒旺火还有照明和取暖的作用。北方的元宵节，正值数九寒天，上街看红火的人们是十分需要烤火来取暖的；如今的大街上，很多地方是夜如白昼了，但在过去，即使到了上个世纪70年代初中期，朔县也只有四大街和“革委街”才有路灯。因此旺火无疑为人们提供了照明的功能。可见，元宵节的旺火，还给我们带来了物质上的享受。

#### 二

   在我的记忆中，朔县城里元宵节期间的旺火，最繁荣的是1976年到1990年这个阶段。在这个阶段，社会经济迅速发展，勤俭节约的观念依然时尚，因此元宵节沿街的旺火，无论是国有单位垒，还是个体户、居民个人垒，都遵循一个既要好看又要勤俭的原则。因而，街上的旺火人们感到自然和亲切，有一种说不出的美。

   帚的样子；我就是窗上新贴的最美的窗花的样子；我就是那盏扑朔迷离的煤油灯睁不大眼睛的样子；我就是院子里那块棱角分明的磨刀石的样子；我就是那只绵羊不知所措惊叫时的样子；我就是静静挂在门后等待收获的镰刀的样子；我就是那眼已干涸多年的枯井的样子；我就是那只喜鹊飞走时留下的空白

的样子；我的身体里没有我，累计起来的是村庄酣睡的样子、走动的样子、打饱嗝的样子、忧伤的样子、欣喜的样子、麻木的样子。

   村里的亲人熟悉的面庞一个接一个消失在风中，可是我还能清晰地听到他们走路时的动静、甚至他们的咳嗽声、叫唤一只小狗时的亲昵声。没有谁真正离开过村庄，他们都在一辈接一辈认真的经营着清贫的生活。村子后山坡上的坟堆越来越多，可是村子的热闹却有增无减。

   对一根炊烟的命名会耗费我的一生。因为关于村庄，这是一门大学问。我越深入其中，我才会越感到自身是做为一粒尘埃在真实的飘动。一头驴的“厄哇”声，命运在交替显现。站在背光处，我看到哲学爬上了屋檐的高度。屋檐之上的苍茫和屋檐之下的幸福，是所有哲学命题绕不过去的二元理论。当一只老鼠半夜出来偷粮的时候，透入窗口

的月光照出了那些蹑手蹑脚的身影，做为黑夜的引领者，老鼠的出现，是隆重而严肃的事件。它们洞穿夜色，它们贯穿村庄，它们是村庄不灭的灯盏。

   狗吠声里，黄昏把村庄当做最后一笔水彩画收入画框。莜面、豆面、荞面、次第上炕，山药蛋、玉米面成为农人最坚强的风景线。冒着粗气的大锅是孩子们凝视的焦点，呼唧呼唧的风箱煽动着鼓舞和希望。连那只猫也受到感染，安静地伏在炕头，好似等待着巨大的喜悦。木门吱呀被推开，四舅给骡子们拔草最后一个归来，他连手都来不及洗，抢先吃了几口腌咸菜，辘轳饥肠让灶台变得崇高而神圣起来。

   这该是一天中最安逸和惬意的时光了。煤油灯下，姥爷又开始言词闪烁地重复那些似有似无的鬼故事；尤其说到是只离二里地的邻村发生的事情，我们紧张而惊恐的眼神总会望向窗户和房门。也会说到本村，这让我们夜里起身小解都不敢出门。可是渴望倾听的欲望战胜了无边的恐惧，从那时起确立了对神鬼的敬畏心情。长大后才渐渐懂得，敬畏神鬼，其实是人类在敬畏自身！

   油菜花开的季节，村庄才显示出她的富裕。那些金色可以随意被任何人带走，可以带走田野的各种矿藏，带走蝴蝶的最初的迷茫，带走风里的传说，带走白

的月光照出了那些蹑手蹑脚的身影，做为黑夜的引领者，老鼠的出现，是隆重而严肃的事件。它们洞穿夜色，它们贯穿村庄，它们是村庄不灭的灯盏。

   狗吠声里，黄昏把村庄当做最后一笔水彩画收入画框。莜面、豆面、荞面、次第上炕，山药蛋、玉米面成为农人最坚强的风景线。冒着粗气的大锅是孩子们凝视的焦点，呼唧呼唧的风箱煽动着鼓舞和希望。连那只猫也受到感染，安静地伏在炕头，好似等待着巨大的喜悦。木门吱呀被推开，四舅给骡子们拔草最后一个归来，他连手都来不及洗，抢先吃了几口腌咸菜，辘轳饥肠让灶台变得崇高而神圣起来。

   这该是一天中最安逸和惬意的时光了。煤油灯下，姥爷又开始言词闪烁地重复那些似有似无的鬼故事；尤其说到是只离二里地的邻村发生的事情，我们紧张而惊恐的眼神总会望向窗户和房门。也会说到本村，这让我们夜里起身小解都不敢出门。可是渴望倾听的欲望战胜了无边的恐惧，从那时起确立了对神鬼的敬畏心情。长大后才渐渐懂得，敬畏神鬼，其实是人类在敬畏自身！

   油菜花开的季节，村庄才显示出她的富裕。那些金色可以随意被任何人带走，可以带走田野的各种矿藏，带走蝴蝶的最初的迷茫，带走风里的传说，带走白

的月光照出了那些蹑手蹑脚的身影，做为黑夜的引领者，老鼠的出现，是隆重而严肃的事件。它们洞穿夜色，它们贯穿村庄，它们是村庄不灭的灯盏。

   狗吠声里，黄昏把村庄当做最后一笔水彩画收入画框。莜面、豆面、荞面、粗细高低的比例大体要搭配得当。第三是外面要有新茬口，要平整，这样做的外面是为了让旺火在日光下放射出紫蓝色的金属光泽。如果能达到这三条标准，一个稳重、美观的旺火就将军般地矗立在人们的面前了。旺火垒好后，最后一道工序是从顶头压一条上书“旺气通天”或“旺气冲天”的红纸或红绸条幅。远远望去，宛如美女脖颈前飘着的红纱巾。

   朔县城并不很大，正月十五的四大街上，是垒旺火最多的一天，这一天的晚上，每个单位的旺火一般从七点多燃着，一个多小时后便冒罢了大烟，此后，旺火冒着腾腾的火焰，“呼呼”地欢快地冲上云霄，好不美丽，好不壮观。此时，沿街的大小不一的旺火较着劲地把自己心中的喜悦喷向了天底。此时的朔县小城，礼花之声动人心魄，鼓乐之声醉人心田。

   四大街的旺火红了，小城的上空红了，人们的心儿也红了。

#### 四

   1995年以后，朔州元宵节的旺火有些变味了，与70年代、80年代不一样了。一是旺火一年比一年高了，今年10吨炭3米高，明年就至20吨5米高；山阴能垒6米高的，咱怀仁又不是没炭，比它高上几米吧，于是最后垒到了10米多高，耗炭100吨开外。二是攀比奢侈成风。中行垒6米高的旺火，人行的领导看了后颇不高兴，咱比它高上2米。银行有钱，烟草、保险、税务等部门也不缺钱，于是元宵节的旺火就有些太高了。

   旺火高得离了谱，恶果自然也就来了。比如：成本高了，炭不是自然开采出来的炭，而是需要切割机加工成城砖形状的炭条，有人说5吨自然炭加工不出3吨炭条来。垒3米以上高的旺火，还得人